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这种弱功老与耿能崩的独...
 和他以一点简单的行囊...
 桑的小路上无言行去...
 离去往何方。许久...
 坡下雨时随时能...
 不清的野子...
 悠远里更形地...
 是一排人...
 的水气中迎面而来...
 苦为苦写稿...
 裹着臃肿的皮袍...
 员着用柳条...
 时着去...
 大...
 路而行...
 路而行...
 路而行...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骚动的香巴拉

扎西达娃/著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扎西达娃 著

骚动的香巴拉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第 一 部
134	/	第 二 部
241	/	第 三 部
349	/	尾 声

第一部

炸馃子的油烟味飘进她鼻孔里，远处有稀落的鞭炮声。她想摇动头颅，身子像液体一样有流动感。眼皮沉重酸涩，她不愿意睁开，宁愿继续沉湎在病态的世界里，她那僵硬麻木的手指在空中抓动了几下。一片光亮渐渐呈现出世界的影象，犹如一缕乐声由远而近，她终于进入到灵魂在梦魇中为她构造出的一个冒险而浪漫的国度：炽热而炫目的山谷平原如死一般绝静，沙地蒸腾起一阵阵炙人的热浪。下午的阳光晃眼，地平线的尽头跳跃着海市蜃楼的奇异轮廓，烤成白色的平原像受惊的羊群一样顺风奔跑。

整个荒原恍惚飘游，似有似无。

她置身于一个很高的角度（通常是白度母踏着祥云从空中飘过的角度）俯看着白色的三菱牌越野汽车停在干涸的河床边，像是巴黎——达卡尔国际汽车拉力赛一辆误入歧途迷失了方向的赛车，孤零零闯进了这个神秘荒凉的国度。

她飘进了这辆汽车里，身体感到了狭小空间的拥挤，驾驶座旁边有个女人的脑袋发出轻微的呻吟，她的灵魂进入到这个女人

的体内，她代替了她。凯西·才旺娜姆想睁开眼皮醒过来，巨大的困意罩住她全身软绵绵无法动弹。整夜的失眠折磨着她，在拂晓时吃了两片安眠药，到现在药效才开始发挥出来，使她坠入了昏睡不醒的倦意中。她梦一般摸住自己的手，掐了一下手背的皮肤麻木得没有什么痛感。坐在她旁边的这个男人已经从后排车座上取出了一只陆军半自动狙击步枪，乌黑的枪身在白晃晃的阳光下如同一件大玩具。你要干什么，亚桑？她晃动沉重的脑袋说，拍拍我，拍我的脸，把我弄醒。亚桑·索朗云丹的手掌凑在嘴前象征性地啐了几口唾沫，噼噼啪啪在她脸上不重不轻地拍了几下。睡意消退了许多。他又帮助她摇下她那一侧的车门玻璃，一阵干燥静谧的风吹进来，她差不多快清醒了。

“妈妈，你醒一醒。”她听见耳边床头板被什么物体碰响的声音。女儿在天际的边缘呼唤她。是德央还是梅朵？她的脸再次被亚桑拍打着，“没什么，夫人不过是睡得很死。”这是达瓦次仁的声音。“她的手冰凉！”女儿说。“我去弄个热水袋来。”厨娘芭桑钝重的脚步走远了。她慢慢睁开眼睛，看见干涸了多少个世纪的河床堆满累累砾石，一块块的圆石被高原的阳光风化得表面粗糙。前面很远的乱石堆上有几只野羚羊静静地站立不动。亚桑在车外俯下身抓起了一把细沙从手指缝里一点点漏出来观测风向，一缕沙粒呈微微的弧线飘落在他脚下，是逆风，这很好。那边的动物还没法嗅到陌生新奇的气味。他把弹匣里的子弹轻轻推上膛，端起步枪从车后绕过去，身体弯得很低，摆动着像女人一样宽肥的臀部，像漫画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沙滩上绕了一个大圈，移到野羚羊视线看不见的地方，伏在一块石头上把黑色的枪身慢慢伸出来。天性警觉的野羚羊仰起脑袋左右转动，扇动鼻孔还是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死亡气息，它们几乎是同时借助后腿矫健有力的反弹高高蹿跳起来急疾飞奔。他直起身快速移动枪口还没

来得及扣动扳机，它们眨眼间已消失在砾石累累的低洼处下面，传来一阵杂乱脆响的蹄声。

车里被阳光蒸烤得烘烫闷热，散发出尼龙、食品、塑料部件和汽油的混合气息。她懒散地坐在车里不想走下来。车座的皮革被潮热的汗水浸淫得湿呼呼，她扯了扯压在座位下的裤子把它和沾在屁股上的皮肤分开，然后点燃了一只香烟朝车窗外长长地吐出一口淡蓝色的烟雾，一只手按在额头的太阳穴上。

亚桑把枪搁在石头上，在原地褪下裤子解起大便来。高原透明稀薄的空气和荒凉雄浑的原野使人的视线距离产生错觉，亚桑的身影被凯西·才旺娜姆产生错觉的视线推到了很远的地方，他的身影既清晰又渺小。

这时，那个在十年前逃往国境线被士兵击毙的男人，如今又被凯西·才旺娜姆从魔鬼的头脑中虚化了出来，成了一位喜欢在荒原上冒险的摄影家，汽车座位旁边的一只沉甸甸的黑色尼龙摄影包和后座后排座上堆放物品表明了他的身分，后面的几只箱子里放有三角架、电瓶灯、反光板，一只精巧的白色铝合金箱子里放有一架哈色勃莱德 500C/W 型照相机和全套附件，黑色尼龙摄影包里装了一套尼康 F3 型照相机。车内还装满了个专业摄影家外出工作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设备，后面堆放着鸭绒睡袋、尼龙帐篷、两只带钢架的大背囊里装着充气式床垫、御寒的衣服，几箱从假日酒店弄来的各种野餐食品和进口饮料，从军队弄来的水果罐头、固体燃料，还有轻型硅光板太阳灶和太阳能充电照明灯、军用野炊汽泵炉、小高压锅以及红外线望远镜和足够的步枪子弹。这个在拉萨很有名气的摄影家每次外出旅行总是能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装备得像个应有尽有的进行远征的冒险家。他是贵族的后裔，在自治区政协——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保留下来的元老院里还享有一个常委头衔的特

权。但是他对冗长的礼仪性会议和浮华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讨厌应酬那些假模假式的事务性活动，这个五十多岁的单身贵族喜欢独来独往。

她把车顶前的后视镜扳过来，打量着自己：多年的失眠使她容貌消瘦，但她仍然是个美人，她从不施抹浓妆，皮肤依然富有弹性。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有身分有教养的女人一样，她在长长的脖颈——这个最容易暴露一个女人衰老迹象的部位——外面系了一条真丝围巾。她永远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她天生就属于那一类少见的能使女性身体最美妙的线条和最成熟饱满的风韵一直保持很多年的女人，已经快五十岁了，皮肤依然光泽细嫩，腹部和大腿没有多余的脂肪。她的眼眶有些凹陷，显出一种特别的魅力，一个北京来的画家对她说：你的鼻子很俊美。俊美，这多可笑，她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汉语中这两字的发音，虽然她知道这是个很美妙的形容。这地方好怪呀，就跟在做梦一样怪诞。哪儿来的光秃秃的河床？没有道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石地，旁边的山峰一座连一座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安眠药的效力还没消失，她坠入到涂满五颜六色的碎玻璃堆里，每块颜色的玻璃都显现着支离破碎的生命片段，每块玻璃的背面是东拼西凑的未来。儿童搭成的积木造型怪诞色彩绚丽丰富，却总是摇摇欲坠让人提心吊胆，她被放置在最高处的一块红色三角形象征智慧还是象征精神摆脱世俗的灵气？提升？犹如佛塔顶端的日月尖顶？是一片祥云把她托向空中，她俯视下面看见了彩色玻璃背面的未来显化出的影象：凯西庄园老公馆按过去的规模和样式重新修建起来，一条笔直的林荫道路通向庄园大门……周围是绿色的树林……她裹着睡衣站在新公馆二楼落地式玻璃窗户宽大的阳台上……她的情人——新的庄园主老爷索朗云丹开车去附近一座庄园和贵族男人们聚会，他们很注意保持民族特色宁肯吸鼻烟也不抽雪茄？很有老

式贵族的派头却有些可笑……喝完咖啡又坐到书房的转椅上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不喜欢能打出藏文字母的四通打字机，书房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智慧的地方，应该很典雅很古朴，一台漂亮的机器会扰乱感情的思绪……夫人，晚餐已经准备好了。管家达瓦次仁踩着地毯无声无息走进来，这个漂亮英俊的年轻管家呀，我始终想不好他到底应该是戴红穗圆帽穿土黄色绸缎的长袍还是系蝴蝶领带穿黑色燕尾服好？几根红色蜡烛的火光烘托出晚餐的气氛。牛乳、煎烤的肉香和蔬菜的清香。达瓦次仁，他谦卑的顺从和骨子里的不羁驯服使你永远窥视不到他灵魂的颜色。当油然而起大慈大悲的怜悯之心面对色岗家一群非洲饥民般的孩子们她把离她最近的达瓦次仁顺手搂在了怀里，就这样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从一个肮脏的牧羊孩子变成了在拉萨经常制造桃色新闻的风流倜傥，他身上潜藏的奇异魔力愈加显现出来……卧室里的灯光透着幽暗的肉欲气息，面对一个男人我的丈夫是谁她平静地闭上眼，在他的手掌和嘴唇的抚弄下感受着情欲的电流渐渐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出现颤动的酥痒，她敏感的肌肉在跳抖……农人们丰衣足食，他们爱戴自己的庄园女主人，男人们脱下帽子最真诚而不是被迫地向她弯腰吐舌，在乡间的庄园别墅宁静地度过后半生是何等的雍容和辉煌……

野羚羊从低洼处里冒出了几对黑色的犄角，朝远处的山冈移动，淹没在大地蒸腾起层层抖动的热浪中变成一团模糊的黑影，渐渐溶化在山冈后面，我不要热水袋，她们以为我死了，想把我推进火焰般的地狱中。她从公馆卧室的床上跳起来钻进三菱牌越野汽车里，汽车继续沿着Z形的河床边一阵缓慢地颠簸，河床延伸到另一侧的山谷。在穿过河床时，亚桑差点失败，汽车几次熄火，下面的石头又圆又大，车身左右倾斜得很陡差点翻倒。开上了一个陡坡后，视线豁然开阔，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原地带，

布满碎石的大地寸草不生，旁边的山势气派宏伟，近百米高的笔直绝壁的悬岩，上面的顶部平整得像是人工砌出来似的一直蜿蜒伸展到很远很远，这道天然浑雄的悬岩使得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的城墙在它面前相形见绌，汽车渺小得如同一只蚂蚁在绝壁的阴影下面爬行，亚桑一遍遍大声惊叹却不敢停下车来拍摄，他似乎急于想摆脱在这气势磅礴的悬岩底下感到的压抑和某种隐藏着神秘气氛的笼罩。平整的碎石路面土质松软，汽车没法加快速度，车后扬起一股长长的尘土。这道城墙般的悬岩长达数十公里，看起来没有尽头。太阳被挡在山顶后面，不知悬岩上面是什么，也许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平原，却更使人联想到是一堵巨大的城墙里面存在着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一个古老的王国。

“还有多远呀？”才旺娜姆忐忑不安，她想说说话。她不知道汽车载着的是一个希望的还是破灭的梦想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不知道，我是按着方向走。没错。”

“你是在往地狱里开吧？”

“你指一道门我就开进去，我怕什么哪。”

“别开进去，好吗？”

“为什么不？参观一下。”

“求求你，别开进地狱，啊？”

“好吧，那咱们想想办法开进涅槃。”

“我们已经进入过涅槃了。”

“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再……”他的嘴里被塞进了一块糖。

“听听音乐吧。”她很满意气氛有些活跃起来，天哪，那就是涅槃吗？两个人光着身子干嘛干嘛真是漫长，他这一辈子睡过多少个女人呢？似乎对各种类型的女人都能从容地应付，但这一次却做得不够好，未免有些紧张，也许岁月不饶人，他开始老了。

他披着衣服坐在床边，像经受了一次轰击似的两眼无神，她的脸贴在他棕色的后背皮肤上，嗅到了一股奶油的气息。她找出一盘磁带塞进放声机里，倒卷过磁带后按下放音键，过一会儿，响起西藏著名的女歌唱家才旦卓玛嗓音动人婉转的歌声：

啊，送去深情的一瞥，
嗦——呀啦哩，
美丽的仁增旺姆姑娘
飞来一汪秋波。

啊，情人的眼睛在眉睫下相遇，
嗦——呀啦哩，
我和美丽的仁增旺姆
结下了永世之缘……

听见这歌声，才旺娜姆的思绪已飞到她心灵最后的归宿地凯西庄园，这座她家族的古老庄园寄托着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后所剩下的最后梦想。汽车正载着她穿越西藏高原的荒凉山谷，把她疲惫的灵魂送回她祖先的故居。她的灵魂早已脱离躯体在空旷的大地游荡，使她进入到一个似真似幻的由远古的神话和她生命的片段混杂在一起的恍惚世界，她看见了她的右前方坦荡的开阔地带上有一个，穿着白色的绸衣，头上扎着水晶般奇妙的头巾。他跪在地上，旁边燃着青烟，看得出他是在熏香祭祀，他双手合十仿佛在默念真言。没有一丝云朵的蔚蓝的天空在大地的回响起阵阵笛声般的音乐声中显出七色彩虹，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形圆门，幻化出巨人般的八位天女簇拥着一位头上饰着金银珍宝的美女翩跹飘落在白衣人身前，他用箭杆勾住美女的衣衫，八个

天女返回了虚空，大地回荡起男人波浪般的声音：南门玛^①，您从天界降临，我作为一名地上之人表示欢迎。在停留人间的期间，请充当我的妻子。又说：应该结为伉俪前往家乡。南门玛说：芒董达赞^②，可以。若要结为夫妻，我应得到淋浴。随即出现天柱般的旋风把一切化为空寂。

才旺娜姆的灵魂继续跟随在西藏的神话后面飘游，她看见了一条白晃晃的道路，亚桑被她的意志所左右，把车开了上去。路面粘滑稠软满是白浆，才旺娜姆说别开上去，这不是一条白色的道路，这是芒董达赞的保护神一头乳牛流出的奶汁。走了没多远，果然看见一头巨大的黑色牦牛伏在地上小憩，亚桑抡起方向盘远远绕过了它。芒董达赞，我们来到了什么时代？他自言自语说，历史是一条可恶的蛇。

汽车的颠簸和拐弯时重心的偏移使她又重新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不知什么时候，她听见有人用激动的声音在说：“夫人，我们到了！”她的脸颊被拍醒，在平缓的坡地上，出现了一座镶有吉祥图案的白底蓝花大帐篷，这是庄园的人们为迎接主子的到来搭成的一座迎宾亭，有一段土路铺得特别干净平整，没有碎石块，差民百姓用粗硬的短头扫帚将路面刷扫过几遍后喷洒上清水，在阳光的烤炙下水和土已凝合得很坚硬。来啦！来啦！远远就能听见漫坡上差民百姓的阵阵欢呼声，他们跑下坡道分站成两列，捧着哈达，抱着酒壶茶壶，端着鸡蛋、酥油、干奶酪、干牛肉等各种礼物。凯西家族的大总管色岗·多吉次珠为迎接主子的到来，半个月以前就专程从拉萨赶到庄园里里外外进行周密的安排，亲自挑选杂役仆人，组织村民在离庄园十五里地的半坡上搭

① 意为“天界女子”。

② 天神种姓，一支西藏古老的朗氏家族的祖先。

好迎宾亭。现在，他带领庄园所有的仆人和部分差民百姓已在此恭候多时。

“真的，我们到了。”才旺娜姆只想睡觉，没有理会身后那个激动的声音。

大总管多吉次珠仪表堂堂，气度轩昂，头戴红色流苏大圆盘帽，身穿印有金色暗花图案的深褐色锦锻长袍，衣领和宽大的袖口衬出一道雪白的宽边，红色的丝绸腰带十分耀眼，脚下是一双用羊油擦得锃亮的长统皮靴。跟随在他身后的是凯西庄园的代理人，一位四十多岁的瘦高的男人，留着八字小胡，头戴黄色圆碗形小帽，穿一件崭新的白色氅氅长袍，另有一群穿戴整齐的男女仆人和六名年轻漂亮的姑娘端着如意麦穗斗、铜质的雕花酒壶和银质酒碗紧随其后。凯西庄园的服饰干净整洁的家奴们与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差民百姓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大总管多吉次珠抖动袖口露出巴掌轻拍两下，所有的差民百姓一齐弯腰低头，男人们摘下帽子扯下盘缠在头上的辫子，把垂在右腰下的空袖筒搭在肩膀上；女人们把卷在手臂上的袖子放下来垂落在地，捧起膝前的彩色围裙，躲在后面吐出舌尖，按照古老的规矩，下民们弯下腰时眼光不得超过主子的膝盖以上，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异常的激动和恭敬。才旺娜姆真正清醒了，瞪着大眼好奇地注视眼前的一切，她前面的父亲在大总管和庄园代理人殷勤的搀扶下，踩着马蹄边当下马石的一个身体结实的仆人背上翻身下马，接受了敬献上来的一条条名贵的哈达。随后才旺娜姆被大总管两只手像捧圣物一般从陪她坐在一匹马上的侍女玉珍姑娘身前轻抱下来。

“谢谢您，先生。”她说英语。展开双臂，一手轻拈裙角，含颦微屈，做了个标准的欧洲式女士行礼的优美动作。

侍女玉珍姑娘被扶下马来，走到她身边，牵住她的手低声告

诉她：“小姐，老爷不是告诉过你，回到西藏后应该讲藏语。再说，对他们不必行什么礼，只要态度温和一些就行了。”

大管家多吉次珠从仆人手中接过一条洁白的“阿西”哈达恭恭敬敬地献给才旺娜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侍女玉珍姑娘替她接了过来。

“啦——吉罗——”从人群中跳出一个穿戏装的小丑，戴一副羊皮面罩，一手挥舞哈达，另一只手抡根棍子，像猴子似的蹦来蹦去用嘶哑的声音念道：“吉祥如意幸福圆满，我手中的哈达像羊毛一样又轻又软，献给从远道而来的高贵老爷，献给像吉祥天女一样的小姐，愿老爷小姐的玉体像金刚一样健康，哈哈……”

“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她问玉珍。

“啊，他是‘折嘎’^①艺人，欢迎我们的到来。”

“他干吗要喊得这么大声呢？他以为我们耳朵听不见吗？”这位在英国出生，又在印度生活了几年的七岁的才旺娜姆第一次随父亲回到她的祖国，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她甚至很不喜欢。

她年轻的父亲，被人们敬称为少爷的凯西·坚巴欧珠在几个头上顶着三角形“巴珠”、衣裙艳丽的姑娘面前接受了她们的敬意，从如意麦穗斗里捏起一小撮糌粑面朝空中挥洒了三下。在另一位捧着酒碗的姑娘面前，用右手的无名指在酒中轻轻蘸一点朝空中弹去，反复三次，然后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少爷凯西·坚巴欧珠和他生意上的一位助手、凯西·才旺娜姆和侍女玉珍以及少爷的两个如花似玉、左右不离的贴身女奴被迎进了帐篷，里面铺满名贵地毯和软榻靠垫，挂着帷幔、华盖和卷轴画，几只矮桌上摆满各种美味佳肴和糖果茶点。仆人们在这个

① 西藏一种流行的说唱形式，艺人在新年或吉庆集会上念诵祝福之词。